

重刊陸宣公翰苑集

一
函
三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四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

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七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通鑑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

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

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
身當之因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
贄上疏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贄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

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于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于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

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說文眵草入目中也耳之有

充詩褒如充耳箋充耳塞耳也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說文蠹木中蟲

莊子以爲門戶則液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史記范雎傳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眵離

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

莊子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

煉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充子野之耳

師曠字子野

則雷霆蠅黽之聲

莫辨矣

說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萬物者也雷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爾雅釋魚鼃黿鰌蟾諸在水者鼃疏鼃黿一名蟾諸似蝦蟇居陸地其居水者名鼃一名耿鼃一名土鳴狀似青

蛙而腹大為異

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蝨傷其本則零瘁而

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

不支矣

老子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劉仲達鴻書註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為一人

後閱太平廣記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于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時而

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以為

一人者
悞矣

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

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

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豐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

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在尙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

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詩大雅民勞篇

曾是掊克斂怨以爲

德

詩大雅蕩篇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詩小雅巧言篇

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

詩小雅青蠅篇

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

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同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

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謐庸同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在禮記則曰小

人行險以僥倖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

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

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

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括克斂怨爲匪躬

以靖謐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

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

書堯典註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

也魯邦之少卿久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

鳩僇功

通鑑本注書堯典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兕曰體共工方鳩僇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體

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

通鑑本註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

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

其彊禦足以成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

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

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

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
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
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寔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卽
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
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
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
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句獲
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

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

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

唐書裴延齡傳帝謂延齡曰朕所居

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子四夷用十一爲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奉百官稟料餐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乏況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也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也帝悅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句獲既是虛

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
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酌其
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
興役之所百工比于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
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
上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適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

制邦用度支是司

唐書百官志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
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

而支調之以近及遠又楊炎傳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
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

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帝出納貨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財太府攸職

唐書百官志太府寺掌財貨廩藏貿易總

百官俸秩謹其出納賦物任土所出定精粗之差祭祀幣帛皆供焉

凡事太府出納皆稟

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

鍵

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方言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

用絕姦欺

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

經度支句覆又有御史監臨

唐書百官志御史六人

事號副端次一人知東推理等有不糾舉者罰之以殿中侍御史第二人同知東推蒞太倉出納第一人同

知西推蒞左藏出納號四推御史

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

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

續通典唐制左藏掌邦庫右藏掌國寶玉貨

近因

檢閱使置簿書乃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正

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

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

通鑑本註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誕妄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

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現在數中請令推尋

足驗茲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
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
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
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
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
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
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
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

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肇建六庫之名

唐書裴延齡傳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

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所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贍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于財用無所加也意在別貯

盈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

足則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

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

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

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
察獲姦贓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
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
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歛

說文斂彊取也周書曰斂
攘矯虔集韻攘古作斂

或

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
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
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
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
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

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後漢

李固傳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于方岳賈

愁怨于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疎妄亦曰殆哉

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

威既沮于四方儉態復行于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

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前漢周亞夫傳文帝曰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諸州輸送布帛

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

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

邊州用充和糴則于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
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
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稽夫痛憤切于骨
髓下土編戶冤叫徹于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
忠苟得出估爲贖利贖廣韻長也按長讀如論語長一
身有半之長通鑑音注贖贏餘也
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
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
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通鑑音註唐原州治古
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
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蹙隗囂赫連勃勃據高
平乘閒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姚興誠要害之地也